

雇個機器人做家務

趙浩的父親老趙，身體日漸虛弱，自理能力變差。趙浩工作忙，無法在父親身邊盡孝，於是請了保姆。老趙以前是個謙謙君子，年老退休後卻變得很難伺候。保姆換得跟走馬燈似的，基本是幹一個月拿了工資，人家就走了。

趙浩很頭疼。幸好，市場上推出了家務型機器人，趙浩得知後，首先想到的是買一個，一打聽，才知道那實在不是他這工資水準的人可以消費的。租賃一個，是退而求其次的辦法。

趙浩來到機器人租賃公司，大廳裡展示著各類機器人，可是那高昂的租賃價格讓趙浩止步。

這時，趙浩遇到了卡。卡主動問趙浩：“您需要一個機器人嗎？”

趙浩這才注意到眼前是一個老款機器人。

卡看著趙浩說：“我可以為您提供計時服務，價格便宜。家務、辦公都可以做，每分鐘1塊錢。”

“每分鐘1塊錢？太貴了。我付不起。”趙浩轉身，一來他不喜歡這老款，二來他也確實認為每分鐘1塊錢太貴了。

“我們可以商量。”

卡很有誠意，最後兩人談妥了，每分鐘3毛錢。這個價格，趙浩覺得占了不小的便宜。卡有現成的合同文本，稍加修改，列印出來，然後兩人簽了字。

合同上沒有卡可以中途退出的條款，所以卡想不幹是不可以的。趙浩有些得意，機器人畢竟是機器人，腦筋終究沒有人類高明。

卡第一天來工作，趙浩特地請假到父親家看一看。卡守時、高效、技藝嫺熟。趙浩特意讓卡多做了一份飯菜，中午吃飯，父子兩人都非常滿意。菜餚色香味俱佳，比一般小飯店裡的菜強出至少一個等級。

“不錯！厲害！”老趙豎起大拇指連連誇獎。趙浩悄悄做了個手勢，希望父親矜持一點兒，但老趙瞪眼道：“人家厲害就是厲害嘛，該表揚就要表揚！”

趙浩有些尷尬，讓卡下班。

“今天上午工作時間共計2小時48分鐘，工錢為50.4元。”卡有自

動計時功能。

趙浩說：“行，每天的工作時間你記著，我們每週結帳一次，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，合同上是這麼寫的，對嗎？”

“對的。”卡鞠躬，告辭而去。

一個星期後，趙浩去父親處結帳，看了帳單，趙浩大吃一驚：卡一周的工資竟高達1112元，這大大超過了他的心理價位，他原來是按每天100元來安排工作量的。仔細看過帳單，趙浩才發現除了做日常的家務之外，這機器人還把陪聊、下棋的時間全部算上了。此外，卡還輔導趙浩的兒子數學作業兩次，陪玩遊戲三次……

“我讓你為我父親做家務，可沒讓你陪我兒子玩呀！”趙浩指著帳單向卡發難。

卡不慌不忙地說：“合同上有明確規定，您及家人下達的指令我都應該執行。您可以看一下合同。”

趙浩暗暗叫苦，他想在許可權上另作修改，但想了想還是作罷了。老父親一人在家太孤獨，有人陪他下棋、聊天，豈不是美事？至於兒子，自己回家跟他說一下吧。

很快，第二個星期也要結束了，趙浩正等著帳單呢，沒想到，卡突然失蹤了。

趙浩接到父親打來的電話，立即趕去。老趙在家失落得很，一副茶飯不思的樣子。趙浩安慰他，卡不來了，可以另外找一個機器人替代。

“不行！我還是要卡。”老趙堅決得很。

一番詢問後，老趙吞吞吐吐地說出一件讓趙浩坐立不安的事：卡是拿著存摺失蹤的。家裡的老空調壞了，老趙讓卡去取款後買一台新空調。

趙浩很生氣：“這麼大的事，你為什麼不通知我？”



“你天天忙得連軸轉，我不想打擾你。”

趙浩無語，因為有了機器人，他來看父親的時間確實少了。想了想，他問：“你存摺的密碼告訴他？”

“當然告訴了，他不知道密碼怎麼取錢？”老趙反問得理直氣壯，仿佛犯錯的不是他。趙浩拿出手機準備報警，老趙不同意，說：“我相信他。”

“你相信他，可他現在不來上班是什麼原因？”趙浩心裡憋著火，又不能發作。

老趙說：“這我就知道了，反正你不要報警。”

趙浩拿了父親的身份證去銀行辦掛失，令他驚訝的是，存摺裡的錢並沒有完全取走，卡提取了5000元，這正是老趙讓卡取的數。

這是為什麼？

趙浩在網上發佈了尋找機器人的帖子，帖子裡配發了卡的幾張照片。沒多久就有人跟帖了：有的表示震驚，說機器人居然也幹出詐騙的事來了；也有人表達不同意見，說如果是詐騙，為什麼存摺裡的錢沒有全部被取完？有人說盜亦有道，這機器人恐怕是覺得主人工資給低了，他只是取走自己該得的報酬

。還有人就機器人值不值得信任展開了激烈論戰，從機器人設計三大原則到木馬技術，吵得不亦樂乎。

開始，每條評論趙浩都要細細看一下，但後來他也失去了耐心。他覺得，這些評論裡沒有什麼有用的資訊。

這天下午，趙浩接到一個電話，打電話的人自稱是卡的工友，他說了卡失蹤的原因。原來，卡除了在趙家做零工之外，還在一家建築工地上兼職打了一份短工。那天可能是因為體內電能耗盡的原因，卡從一百多米高的建築上摔了下來。

卡傷得很重，他被送往機器人醫院接受治療。

趙浩很不解：“他這麼拼命幹活兒是為了什麼？”

那位工友說了原委，原來卡出來打工是為了給他以前的主人籌集醫療費用。卡的主人十年前定制了他，兩人一直相依為命。不幸的是，兩年前主人患了癌症，存款不多，後續醫療費用已經捉襟見肘。

趙浩和父親在機器人醫院見到了卡。

卡還處於“死亡”狀態。一問原因，趙浩才知道因為沒有人支付治療費，醫院沒有給卡進行治療。院長對趙浩父子說：“治療費用很

昂貴，像卡這種老款的機器人，即使治好也用不了多久，治療的性價比實在不高。”

老趙掏出了自己的信用卡，“啪”地拍在桌子上，說：“別管什麼性價比，錢我出！但是有一條，治療的事你們必須對卡保密。”

一周後，機器人卡扛著新買的空調機來上班了。

老趙責怪他為什麼不叫輛車。

“這樣可以省一些運輸費，我的力氣大得很，這不算個事。”卡放下那沉重的包裝箱，開始給客服打電話，希望他們儘快來安裝空調，因為天太熱，老人吃不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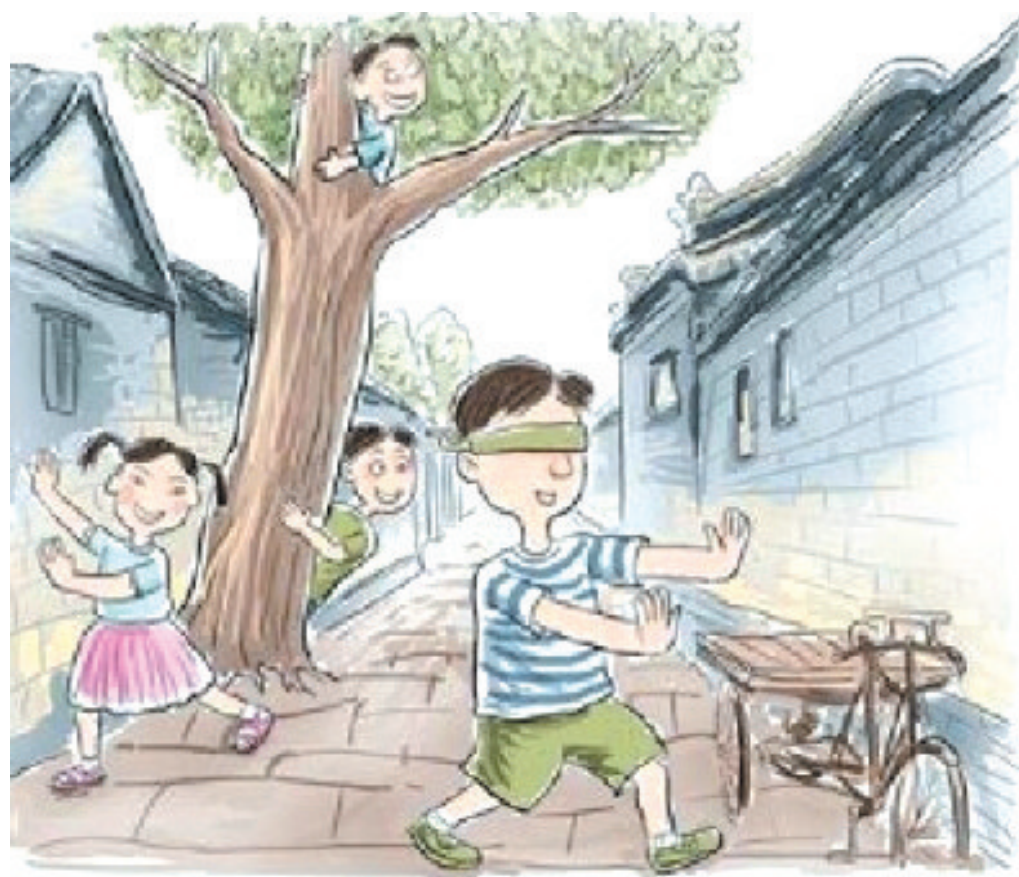
打完電話，卡不好意思地對老趙說：“抱歉，非常抱歉！我前些天生病住院了，醫院免費治療。上午我才去提了空調。這些天沒來上班，您兒子上班時應減去總額25%的罰款，合同上注明了的。”

“不扣！一分錢也不准扣！趙浩那小子敢扣，我抽他。”老趙狠狠地做了個抽大嘴巴的動作。

“這不行，咱們必須按合同來。我現在得幹活兒了。”卡想了想又轉身，“我必須提醒您，趙浩沒有錯，另外，打人是違法的。”

老趙看著卡去廚房的背影，兩行老淚從眼眶裡流了出來。

發小



北方的冬天說來就一個字：冷。到了三九、四九天，就兩個字：真冷。

若要是一場雪過後，天剛放晴，那個叫：真真的冷。

那天，我正在家吃晚飯。

說是晚飯，其實是再也簡單不過的飯。在那個年代，我們家和許許多多的莊戶人家一樣，一塊玉米麵糕糕餅、一壺開水、兩根鹹菜，一泡就是晚飯，人們也稱作“喝一口”。

忽然，聽見胡同外面“叭、叭”的鞭子聲響起。

這是德德（方言發音為dei dei）來叫我來了，緊著忙著幾口，我結束了晚飯。

我倆是約好的，晚上一起去他家的窯洞裡睡覺。

那年我14歲，德德長我一歲，和我是從小一起光屁股長大的小夥伴。其實人家大名叫做朱紹斌，乳名叫德德林，人們習慣叫他德德。

幾歲上他母親就不在了，10多歲上父親去世，是爺爺奶奶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的。他個子長得不高，黑幹條瘦的，還經常有病。

由於種種原因，德德小學學完就輟學了，一直沒有再上學。這對於正在求知年齡的孩子，無疑是一種缺憾。

可是他並沒有因為失去上學的機會，而失去理想和報復。

他沒有想著去上大學，沒有想著當科學家，沒有想當官，也沒有想去做什麼大財，而是下決心要做一個能寫寫、會算算、在農村有用的人，能走到人前、受到別人尊敬的人。

他有一個強項，就是毛筆字寫得好。也可能是遺傳天賦吧，他的父親和哥哥的毛筆字就寫得非常好。如果形容一下，那叫“剛勁有力，有骨頭有肉，入木三分”，讓人看了有美的享受。有些字寫得，會讓你不由自主地用珠子、下巴頰，或者是伸出手指去描繪一下。

那些年，我們村裡許多人家，春節的對聯都是他父親寫的。一進臘月門，就有人把裁割好的紅紙卷一卷，送到他家，晚了會排不上隊的。他父親寫了這家的寫那家，貼上工夫和墨汁，從不計任何報酬，最後換來的是人們的尊敬和愛戴。

德德覺得自己也要像父親那樣，而且還要超越他，光是能寫遠遠不夠，還必須會算，這正是他讓我去他家窯洞睡覺的心思：讓我教他學打算盤。那個時候沒有什麼計算器，算帳就靠算盤。拿什麼作為交換呢？就是教我練好毛筆字。

一來我很喜歡毛筆字；二來我們家人口多，都擠在一個炕上睡覺不方便；三來找個閒靜的地方，我湊空還能複習一下功課。更重要的是我們對言法，能聊到一起，又互相為師

，共同學習，各得其所，真是兩全其美。

他家祖上留下的三口窯洞，坐落在村子北門外面的溝邊上，半下地窯，類似於東北的地窩子，冬暖夏涼，冬天不生火也不會覺得冷。白天有幾個大人在窯洞裡編織蓆席，晚上我倆就睡在這裡。

可是畢竟離家遠，又在村邊上，特別是傍晚的時候，我們倆都膽子小，路上有點害怕。為了壯膽，我們每個人做了一個鞭子，在頭上拴上一個狗皮鞭梢，走在路上，他“叭”地一下，我“叭”地一下，鞭梢上閃著隱隱約約的火光。

到了窯洞裡，煤油燈一點，他就教我如何寫好毛筆字。記憶最深的兩句話是：“字要好，墨沾飽。字是黑狗，越描越醜。”

我則從“一上一，二上二”，到“二一添作五，三下五除二”珠算口訣開始，教他打算盤。他十分認真，非常刻苦。為了練指法，僅僅“一上一”就練習了千萬遍，把“獅子滾繡球”（把算盤上設置成123456789，用每次加1，練指法，最後還打成123456789，）打得滾瓜爛熟。

練完之後，睡到被窩裡講故事，講鬼故事，講狼故事，講打仗故事，隨後進入甜甜的夢鄉。

一個真真冷的夜晚，西北風呼呼地吹著，睡覺前我們講了狼的故事。到了半夜，朦朧聽地聽到“嗚、嗚”的叫聲，咋聽咋覺得象狼叫，我們倆都被驚醒了，蒙住頭，鑽在被窩裡不敢動彈。而且聽聲音特別近，好像就在門外面的窗戶下邊。

我害怕極了，隱隱約約感覺到，他也很害怕，一直向我這邊擠。

更讓人害怕的是，隨著叫聲不斷，好像上了窗戶台，隨後又破窗而入，進到了窯洞裡面。最後突然一跳，落在了我們腳頭。

我已經明顯地感覺到，緊緊地擠著我的德德在瑟瑟發抖！

難道真的是狼嗎？這是個什麼東西啊？怎麼辦？怎麼辦？我一直在想，假如是狼，我們可就危險了，也可

能死定了。

與其坐以待斃，不如主動出擊。決心下定後，我便慢慢地把手伸出被窩，摸住了放在坑頭的火柴，捏了最少兩根，猛地一下劃著，點著了煤油燈。那個時候村子裡還不通電，別想什麼電燈開關。

定睛一看，原來是一隻隻黃色小狗，大約兩個多月大小。可能因為天冷得很，想來這裡取暖暖吧？

我緊繃的心一下放下了。

“德格。”

小夥伴們也這麼叫他，可以聽作“德哥”。

“別怕了，是一隻小狗。”

只見他“呼”地一聲掀開被子：“啥？”

“狗！”

“嚇死我了！”

由於出了很多汗，他的被子直冒熱氣。

“這德貨，嚇死我啦，真嚇死我啦，我恨死它了！”

“它差點嚇死我，我不能叫它活，咱們弄死它，吃狗肉吧？吃狗肉，喝燒酒……”云云。

他一說吃狗肉，我立刻聯想到豬肉，真香真好吃，因為我從來沒有吃過狗肉，只能憧憬著狗肉的味道。在那剛剛度過三年自然災害，口糧還不足分的年代，人們對肉的期望值是可想而知的。

我確實被嚇得不輕，憎恨心也十分強烈。

再者，那麼大年齡可正是“偷雞摸狗，偷瓜摸棗”的年齡，還沒有什麼善待動物的覺悟，因此沒有反對他殺狗的意見。可是問題又來了，我們都不會殺，又沒有刀具。

我說了句：“咋殺呢？”

他說：“聽人家說，用水能灌死。”

“我來灌，你搭下手。”

就這樣，我給他舀水，他一瓢一瓢地往狗嘴裡灌。其實不算什麼灌，溫柔地應該叫作喂。幾瓢水下去，地上激了一大灘，小狗被灌得肚子溜溜地圓。放開它後，它一邊走，一邊嘴巴裡還往外滴著水。

“這辦法不行，咱們把鞭子接起來勒吧？”他說。

“勒就勒。”

鞭子在小狗脖子上繞了一圈，他一頭我一頭，勒了一會兒，我們累了，放開後小狗終於不動了，還沒有等

我們歇過勁來，小狗又站起來，一搖三晃地跑開了。

“它怎麼這麼大的命呢？難道不該它死嗎？放過它吧。”

我這麼一提議，德德也沒有反對，“唉，算你命大，你嚇了我們一跳，我們也給你上了刑法，咱們算扯平了吧？”接著，我們又找來一塊破布，擦了擦狗身上的水，讓它臥在了上面。

第二天早上，聽見有大狗的叫聲，或許是它的媽媽在叫喊它，我們把它放到了門外面，只見它一搖一擺地走了。

從此以後，這件幼稚且近乎荒唐的事，便深深地刻在了我們的腦海裡。

我當兵後，我們多年沒有見過面，見了面後的第一句話便是“記得咱殺狗嗎？”

後來經常見，第一個動作是擊掌，接下來便像哨兵對口令一樣，

“殺狗！”

“殺狗！”

由於這話重複得太多了，有一次我弟弟見了他竟然說：“記得咱殺狗嗎？”

他立刻糾正道：“你記錯了吧？不是和你，那是和你哥。”

一個冬天之後，我的學生——他學業有成，算盤打得“啪、啪”響，而他的學生——我的毛筆字則毫無長進。

再後來，他還自修了易經風水學，會看個陰陽宅子，紅白喜事擇個良辰吉日。

加上他能寫（毛筆字）會算，誰家有個紅白喜事，都離不開他，而且總是在最重要的崗位上——帳房裡當先生。

他經過努力和拼搏，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價值，常常為人們做一些好事，贏得了人們的愛戴和尊重。因此，他生活得很幸福，每天過得高高興興的，啥時候見了他，總是樂樂呵呵的。

非常令人惋惜的是，前兩年，他因病不幸去世。

據說，他的墓地還是自己提前看好的。

由此可見，人呀，一生在世，生活簡單了，幸福來得就容易，快樂就更多。知足者，常樂者，或許這就是一種偉大的平凡。